春秋戰國異辭

一八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八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楚

共王

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戰鄢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名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 史楚世家

荆共王與晉厲王戰於鄢陵（共王十六年）荆師敗共王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竪陽穀操黍酒而進之（酒器受三升曰黍）子反叱曰訾（一作嘻）退酒也竪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却也竪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而謀使名子反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

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為戮呂覽權勳　又韓子十過陽穀作穀陽　又淮南子人間

楚恭王戰於陰陵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恭王中目因而擒之潘尫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恭王懼而失體威儀不能常坐不能起也黃衰微舉足蹵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淮南子汎論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江乙往見安陵纏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江乙曰子

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貴何以至於此乎
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
疎以色事人者華落而愛衰今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
以長幸無解於王乎安陵纏曰臣年少愚陋願委質於
先生江乙曰獨從為殉可耳安陵纏曰敬聞命矣江乙
去居期年逢安陵纏謂曰前日所諭子者通之於王乎
曰未可也居期年江乙復見安陵纏曰子豈諭王乎安
陵纏曰臣未得王之間也江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

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閒乎以吾之說未可耳不悅而去其年共王獵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蜺虎狼之嘷若雷霆有狂兕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兕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纏曰吾萬歲之後子將誰與斯樂乎安陵纏乃逡巡而却泣下沾衿抱王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為殉安知樂此者誰於是共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戶故曰江乙善謀安陵纏知時說苑權謀

楚大夫江乙之母當共王時乙為郢大夫有入王宮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黜之處家無幾其母亡布八尋言令尹盜之王方在小曲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也寡人不為其富貴不行法也若不盜而誣之楚國有常法母曰令尹非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王曰奈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為令尹也道不拾遺民不閉戶而盜賊自禁今令尹之法治也耳目不明盜賊縱橫是故盜妾之布是與使之何異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

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昔者妾子為郢大夫人盜王宮中之物妾子坐而黜之妾子亦豈知之乎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以不坐是為過也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令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十鎰母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干王哉王名江乙而用之列女傳　按江乙宣王時人即惡昭奚恤者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說苑至公

楚共王有疾名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筦蘇為上卿而逐申侯出之境新序

卷一與前楚文王事畧同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

一兎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夫分未定則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兎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為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說苑建本

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史楚世家

康王

楚人與吳人將戰楚師寡吳師衆楚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王而遁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爲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王臣者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爲天下撓遂伏劍而死（據左傳子囊還自伐吳還卒非自殺也在楚康王元年）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爲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呂覽高義又說苑立節）

十五年卒子員立是為郟敖史楚世家

郟敖

康王寵弟公子圍子比子晳棄疾郟敖三年以其季父公子圍為令尹主兵事史楚世家

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圍入問王疾絞而弒之遂殺其子莫及平史楚世家

夏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為後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子比奔晉而圍立是為靈王史楚

韓子姦劫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

靈王

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於申伍舉曰昔夏啓有鈞臺之饗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康王有豐宮之朝穆王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用桓公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

不往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紂為黎山之會東夷叛之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翟叛之君其慎終七月楚以諸侯兵伐吳圍朱方八月克之因慶封滅其族以封狥曰無效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員而代之立於是靈王使棄疾殺之史楚世家

楚靈王為申之會宋太子後至執而因之狎徐君拘齊慶封中射士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

者桀為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為黎丘之蒐而戎狄
叛之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
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刼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韓子十過
靈王建章華之臺靈王六年與伍舉登焉王曰臺美夫舉曰
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克聽以為聰致遠
以為明不聞以土木之崇高蟲鏤之刻畫金石之清音
絲竹之淒淚以之為美前莊王為抱居之臺高不過望
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敗

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為此臺七年國人怨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諸侯忿怨卿士訕謗此前王之所盛人君之美者耶臣誠愚不知所謂也靈王即除工去飾不遊於臺由是伍氏三世為楚忠臣吳越春秋國語更詳

七年就章華臺下令內亡人實之史楚世家

楚靈王坐章華之臺侍御數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孫叔敖入諫曰孫叔敖非楚靈王時人昔桀紂行此而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離今君內寵毋乃太盛

歟靈王再拜曰寡人過矣徼子之言社稷幾傾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悅王孫子新書

楚成章華之臺酌諸侯酒魯君先至楚王悅之與大曲之弓不琢之璧已而悔之遠啓疆聞之見魯君曰夫此大曲之弓不琢之璧楚之上寶也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不與也而獨與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公懼反之魯連子與左昭七年小異

述異記 楚中有宮人草狀如金登而甚氛氳花色

紅翠可説楚靈王時宮人數千皆多愁曠有因死於
宮中者葬之後墓上悉生此花

墨子　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為
節脇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地志章華臺在今湖廣華容縣臺甚高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
否翟寠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為室也堂高三尺
壤陛三累茆茨弗剪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太

昔居之者太伏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新書卷七

子發將西伐蔡子發楚令尹克蔡獲蔡侯史記蔡侯為楚惠王所滅戰國策莊辛諫楚襄王云子發受令於靈王與史記不同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舍屬二三子而理其地舍子發名既而楚發其賞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徒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衆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臣舍不宜以衆威受賞荀子強國篇

荆君熊圍問水旱理亂亢倉子曰水旱由天理亂由人

若人事和理雖有水旱無能為害堯湯是也故周之秩官云人强勝天若人事壞亂縱無水旱日益崩離且桀紂之滅豈惟水旱荆君北面遵循稽首曰天不棄不穀及此言也乃以弘璧十朋為亢倉子壽拜為亞尹曰庶吾國有瘳乎亢倉子不得已中宿微服違之他邦 亢倉子政道

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羮賦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

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謀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末大不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然終為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實之以兵革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王遂死於乾溪 新書卷一 與國語別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句手弓句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檀弓下

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滅陳史楚世家

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定蔡因為陳蔡公史楚世家

十一年伐徐以恐吳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齊晉

魯衛其封皆受寶器我獨不令吾使使周求鼎以為分
其予我乎析父對曰其予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
荆山蓽路藍蔞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惟是桃
弧棘矢以共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
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四國服事君王將惟命是從
豈敢愛鼎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
人貪其田不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對曰周不愛鼎
鄭安敢愛田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

蔡不羹賦皆千乘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史楚世家

楚靈王十二年樂乾谿不能去也陸賈新語曰靈王作乾谿之臺五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文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於申僇越大夫常壽過殺蔡大夫觀起起子從亡在吳與左傳稍別乃勸吳王伐楚為閭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為吳閒使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棄疾與盟於鄧遂入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為王公子

子晳為令尹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觀從從師於乾谿令楚衆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衆皆潰去靈王而歸王聞太子禄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右尹子革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秪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欲入鄢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

亦去王亡王於是獨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鋗人（鋗當作涓）謂曰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鋗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饟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鋗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饑弗能起芋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饑於釐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左氏云自縊）申亥以二女從死并葬之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其死

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余不忍從曰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棄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蔓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晳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司馬謂棄疾君早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晳遂自殺丙辰棄疾即位為王改名熊居是為平王平王以詐弒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

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吳以
楚亂故獲五率以歸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為卜尹
王許之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
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埋璧於室內召五公子齋
而入康王跨之靈王肘加之子比子晳皆遠之平王幼
抱而入再拜壓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為靈
王及身而弒子比為王十餘日子晳不得立又俱誅四
子皆絕無後惟棄疾後立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

桓子新論　楚靈王驕逸輕下簡賢務鬼信巫祝之道齋戒潔鮮以祀上帝羣神躬執羽紱起舞壇前吳人來攻其國人告急〔左傳無此〕而靈王鼓舞自若顧應之曰寡人方祭上帝樂明神當蒙福祐焉不赴救而吳兵遂至俘獲其太子及后姬以下

春秋繁露　楚靈王行强乎陳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內罷其衆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

則不見靈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楚國大怒有行暴意殺無罪臣成然楚國大懣公子棄疾卒令靈王父子自殺而取其國虞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土而民相愛也此非盈意之過耶

初子比自晉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有人無主二也有主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

子比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人矣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矣爲羈終世可謂無民矣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矣王虐而不忌子比涉五難以弒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羋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

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有莒衛以為外主有高國以為內主從善如流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故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迎何

以有國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棄疾如叔向言也史楚世家

平王

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故無寵平王二年使費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絶美王可自取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絶愛幸之生子珍一作熊珍更為太子娶婦齊女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

乃因讒太子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王稍益踈建建六年使建守城父備邊兵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以讒賊小臣踈骨肉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

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
且爲楚患盡以免其父召之必至王乃使人謂奢曰能
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奢曰尚至員不至王曰何也
奢曰尚爲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
其死員爲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
爲楚國憂者必此子王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爾父不
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
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

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子其行矣子能報殺父之仇我其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員伍員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為將射使者還走伍員遂出奔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員之亡也曰楚國君臣其苦兵乎楚人遂殺伍員伍尚平王七年　史楚世家合伍子胥傳　伍奢之先曰

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故其後世有名於楚奢子員字子胥員兄曰伍尚　地志伍尚為棠邑宰多惠政民稱棠君今江浦縣　事見左昭二十年詳畧各異費無忌作費無極

呂覽 慎行 楚平王有臣曰費無極害太子建欲去之王為建取妻於秦而美無極勸王奪之王奪之而疏太子無極說王曰晉之霸也近於諸夏而楚僻也故不能與爭不若大城城父而置太子焉以求北方 城父楚北境邑 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使太子居於城父居一年乃惡之曰建與連尹 連尹伍奢子胥之父 將以方城外

反王曰已為我子矣又尚奚求對曰以妻事怨且自以為猶宋也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集矣王信之使執連尹太子建出奔左尹郄宛國人說之無極又欲殺之謂令尹子常曰郄宛欲飲令尹酒又謂郄宛曰令尹欲飲酒於子之家郄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來辱我且何以給待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而寘之門令尹至必觀之已因以為酧及饗曰帷門左右而寘甲兵焉無極因謂令尹

曰吾幾禍令尹郤宛將殺令尹甲在門矣令尹使人
覘之信遂攻郤宛殺之國人大怨動作者莫不非令
尹沈尹戍謂令尹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亡夫太子
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令令尹又用之殺衆不辜
以興大謗患幾及令尹令尹子常曰是吾罪也敢不
良圖乃殺費無極在昭公元年盡滅其族以說於國
說苑辨物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
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所以為麻

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為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為麻麻之為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淮南子人間楚平王使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傳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遣人說王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

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
構矣王曰爲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
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

吳越春秋　平王遣使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召子
尚子胥令曰賀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去難就免王
內慚囚繫忠臣外愧諸侯之恥反以奢爲國相封二
子爲侯尚賜鴻都侯胥賜蓋侯相去不遠三百餘里
奢久囚繫憂思二子故遣臣來奉進印綬尚曰父繫

三年中心切怛食不甘味嘗若饑渴晝夜感思憂父不活惟父獲免何敢貪印綬哉使者曰父因三年王今幸赦無以賞賜封二子為侯一言當至何所辭哉尚乃入報子胥曰父幸免死二子為侯使者在門兼封印綬汝可見使子胥曰兄且安坐為兄卦之今日甲子時加於巳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其子今往方死何侯之有尚曰豈貪於侯思見父耳一面而別雖死而生子胥曰兄且無往父當我活楚

畏我勇勢不敢殺若誤往必死尚曰父子之愛恩從中出徼倖相見以自濟達子胥嘆曰與父俱誅何明於世冤仇不除恥辱日大兄從是往我從是決尚泣曰吾之生也為世所笑終老地上而亦何之不能報仇畢為廢物汝懷文武勇於策謀父兄之仇汝可復也倘吾得反是天佑之具遂沉埋亦吾所喜胥曰兄且行矣吾去不顧旋泣辭行與使俱往楚得子尚執而囚之復遣追捕子胥胥乃貫弓執矢去楚楚追之

見其妻曰胥亡矣去三百里使者追及無人之野胥乃張弓布矢欲害使者子胥長一丈眉間一尺使者俯伏而走胥曰報汝平王欲國不滅釋吾父兄若不爾者楚為墟矣使返報平王平王聞之即發大軍追子胥至江失其所在不獲而返

越絕書　伍子奢得罪於平王且殺之其二子出走子尚奔吳子胥奔鄭王使使者名子尚於吳子胥聞之使人告子尚母入子尚曰愛身之死絕父之望賢

士不爲也子其居尚請入平王復使使名子胥於鄭
子胥介冑彀弓出見使者曰介冑之士固不拜矣請
有道於使者王以奢爲無罪赦而蓄之其子又何適
乎使者還報王知子胥不入也殺子奢幷殺子尚子
胥聞之從橫嶺上泰山北望齊晉謂其舍人曰去此
邦堂堂被山帶河其民重移乃南奔吳
吳越春秋　子胥行至大江仰天行哭林澤之中言
楚王無道殺吾父兄願吾因於諸侯以報仇聞太子

建在宋奔之道遇申包胥謂曰楚王殺吾父兄為之奈何申包胥曰嗚呼吾欲教子報楚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為無親友也子其行矣吾不容言子胥曰吾聞父母之仇不與戴天履地兄弟之仇不與同域接壤朋友之仇不與鄰鄉共里今吾將復楚辜以雪父兄之恥申包胥曰子能亡之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胥遂奔宋宋元公無信於國國人惡之大夫華氏謀殺元公國人與華氏因作大亂見左昭二十年子胥

乃與太子建俱奔鄭鄭人甚禮之

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韓子說林云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伍

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劒曰此劒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若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劒耶不受史伍子胥傳

伍員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向而唾伍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

漁從而請焉丈人渡之絶江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劒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劒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受曰荆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圭祿萬擔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劒為乎伍員至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呂覽異寶　高士傳云員至吳為相求丈人不能得每食輙祭之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其惟江上丈人乎

吳越春秋　鄭定公與子産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

勝伍員與勝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能脫至吳江上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寖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

乃渡之千潯之津子胥既渡漁父視之有饑色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為子取餉魚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盎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饑色為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曰此吾先君之劍中有七星價值百金以

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賜粟五萬
石爵執圭豈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
急去勿留且為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
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
形於默何用姓字為子為蘆中人吾為漁丈人富貴
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既去誡漁父曰掩子之盎漿無
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
於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

溧陽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筥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筥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餐而去謂其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毋令其露女子嘆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

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子胥歎曰嗚呼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末三句見烈女傳

越絕書　子胥奔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月昭昭乎侵以施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即從漁者之蘆漪日入漁者復歌往曰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為不出船到即載入船而伏半江而仰謂漁者曰子之姓為誰還得報子之厚德漁者曰縱荆邦之賊

者我也報荆邦之仇者子也兩而不仁何相問姓名爲子胥即解其劒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劒直百金請以與子漁者曰吾聞荆平王有令曰得伍子胥者購千金吾奈何以百金之劒爲渡子於斧之津乃發其簞飯清其壺漿而食曰亟食而去毋令追者及子也子胥曰諾食已而去顧謂漁者曰掩爾壺漿無令之露漁者曰諾子胥行即覆船挾匕首自刎而死於江明無洩也子胥遂行至溧陽界中見一女子擊絮

於瀨水之中地志女子史氏溧陽人子胥曰可託食乎女子曰諾即發簞飯清其壺漿而食之子胥食而去謂女子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子胥遂行

地志揚州府胥浦在儀真縣相傳為子胥解劔渡江處浣紗女廟亦在儀真女馬氏也子胥亡楚見女浣紗囑曰追兵至勿言女投江死

平王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

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史楚世家 按左傳城郢在吳滅巢之前年史誤

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氏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

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公卑梁大夫也楚邑大夫皆僭稱公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眛聞之怒夷眛當作王僚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隆當作格闕也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平王十二年大敗楚人獲其師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又反伐郢得荊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爲雞父之戰呂覽察微

十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

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珍是爲昭王史楚世家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九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楚

昭王

昭王元年楚衆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父子與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令尹子常誅無忌以說衆衆乃

喜史楚世家

四年吳三公子奔楚楚封之以扞吳史楚世家

五年吳伐取楚之六潛史楚世家

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於豫章史楚世家約左氏文

晉人已勝智氏歸晉人平智氏在闔廬襲郢後當楚惠王時則智氏二字誤也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具以我為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

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

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闔廬襲郢說苑權謀

楚使囊瓦子囊之孫興師伐蔡蔡昭公聞子胥在吳請救蔡

子胥於是報闔廬曰蔡公南朝被羔裘囊瓦求之蔡公

不與拘蔡公三年然後歸之蔡公至河曰天下誰能伐

楚者乎寡人願為前列楚聞之使囊瓦伐蔡蔡非有罪

楚為無道君若有憂中國之心意者時可矣闔廬於是

使子胥興師救蔡而伐楚越絕書楚昭王十年

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
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兵之來楚
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
楚兵奔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己卯昭王出奔庚辰吳
人入郢昭王亡走至雲夢雲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
走鄖鄖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今我殺其子不亦可
乎鄖公止之然恐其弒昭王乃與王出奔隨吳王聞昭
王往即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

楚盡滅之欲殺昭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為王謂隨人曰以我予吳隨人卜予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史楚世家

吳伐楚昭王奔鄖鄖公之弟懷將殺王鄖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則仇見讐弗殺非人也鄖公曰夫事君者不為外內行不為豐約舉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仇非是不讐下虐上為弑上虐下為討而況君乎君有討臣何讐之

為若皆仇君則何上下之有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懷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鄖公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懷子西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王均之羣臣懼矣王曰夫子期之二子耶吾知之矣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此見四書人物考注不知何本

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而屨決背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於隨左右問曰王何曽

惜一蹄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蹄屨哉思與偕出弗與偕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棄者新書卷之七

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史楚世家

申包胥者楚人也吳敗楚兵於柏舉遂入郢昭王出亡在隨申包胥不受命而赴秦乞師曰吳為無道行封豕長蛇蠶食天下從上國始於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莽

使下臣告急曰吳夷狄也夷狄之求無厭滅楚則西與君接境若隣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未定君其圖之若得君之靈存撫楚國當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君聞命矣子其就館將圖而告子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休下臣何敢即安倚於庭牆立哭日夜不絕聲水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為賦無衣之詩言兵今出包胥九頓首而坐秦哀公曰楚有臣若此而亡吾無臣若此吾亡無日矣於是乃出師救楚申包胥以秦師至

楚秦大夫子滿子虎帥車五百乘子滿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會之大敗吳師吳師既退昭王復國而賞始於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為身也救急除害非為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君既定又何求焉遂逃賞終身不見新序卷七與左氏小異

淮南子修務訓申包胥贏糧跣走跋涉谷行贏裹也跣足不及著履也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犯津關躐蒙籠蹷沙石蹠達膝曾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蹷僵蹠足達穿也鶴跱

而不食（跱音致）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黴墨（鶴跱跱立不動）（黴音梅）涕液交集以見秦王曰吳為封豨修蛇蠶食上國虐始於楚（封修皆大也豨蛇喻貪也上國中國虐害始先也言將以次至秦也）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莽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遑暇）（啓跪處安也）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踰塞而東（塞函谷）擊吳濁水之上（濁水蓋江水）果大破之以存楚國（申包胥一作棼冒勃蘇包胥與勃蘇聲近也見國策莫敖子華對威王語）

子胥之將之吳也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

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
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為友雖然子亡之我存之於是
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昭王出走申包
胥不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强人衆將征天下始
於楚寡君出走居雲夢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諾固將圖
之申包胥不罷朝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絶聲
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
而還說苑至公

楚平王夫人伯嬴秦穆公之女（穆當作哀）吳入郢昭王亡國吳王闔廬盡妻其後宮次及伯嬴伯嬴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絶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行則無以生世一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君王所欲妾者為樂也近

妾而死又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吳王懸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列女傳

越絕書紀策子胥宮平王墓久而不去楚乃購之千金莫能止之有野人謂子胥曰止吾是掩壺漿之子發簞飯於船中者子胥乃知是漁者也引兵而還

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會吳王弟夫概見吳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為王闔閭聞之引兵去楚歸擊夫概夫概

敗奔楚楚封之堂谿楚昭王滅唐九月歸入郢史楚世家

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徙都鄀史楚世家

二十年楚滅頓滅胡史楚世家

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勾踐射傷吳王遂死吳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史楚世家

初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饑饉時酒二醖重裘而立猶憯然有寒氣將奈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居二

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隨諸當房之賜者請還戰至死之
冠闔閭一日而五徙卧不能賴楚曳師而去昭王乃復
當房之德也新書卷之七

吳人伐楚昭王去國國有屠羊說從行昭王反國賞從
者及說說辭曰君失國臣所失者屠君反國臣亦反其
屠臣之禄既厚又何賞之辭不受命君强之說曰君失
國非臣之罪故不伏誅君反國非臣之功故不受其賞
吳師入郢臣畏冠避患君反國說何事焉君曰不受則

見之說對曰楚國之法商人欲見於君者必有大獻重
質然後得見今臣智不能存國節不能死君勇不能待
寇然見之非國法也遂不受命入于澗中昭王謂司馬
子期曰有人於此居處甚約議論甚高為我求之願為
兄弟請為三公司馬子期舍車徒求之五日五夜見之
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命不從非忠也惡富貴於上
甘貧苦於下意者過也今君願為兄弟請為三公不聽
君何也說曰三公之位我知其貴於刀俎之肆矣萬鍾

之祿我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矣今見爵祿之利而忘辭受之禮非所聞也遂辭三公之位而反乎屠羊之肆韓詩卷八又莊子讓王小異

越絕書　昭王臣司馬子期令尹子西歸相與計謀子胥不死又不入荆邦猶未得安為之奈何莫若求之而與之同邦乎昭王乃使使者報子胥於吳曰昔者吾先人殺子之父而非其罪也寡人尚少未有所識也今子大夫報寡人也特甚然寡人亦不敢怨子

令子大夫何不來歸子故墳墓丘冢為我邦雖小與子同有之民雖少與子同使之子胥曰以此為名名即章以此為利利即重矣前為父報仇後求其利賢者不為也父已死子食其祿非父之義也使者遂還乃報荆昭王曰子胥不入荆邦明矣

越絶書　子西歎於朝藍尹亹曰吾聞君子惟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不令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閭能敗吾師吾聞其嗣又甚焉

吾是以嘆對曰子患政德之不修無患吳矣夫闔閭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悛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修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吳越春秋　昭王反國樂師扈子非荆王之信讒殺

賢以致辱楚君臣昭王困迫乃援琴作窮刼之曲以
傷之其詞曰王耶王耶何乖劣不顧宗廟聽讒孽任
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幾滅二子東奔適吳越
吳王哀痛助忉怛垂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
決三戰破郢王奔發留兵縱騎虜荆闕楚荆骸骨遭
發掘鞭辱腐尸恥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
國幾絶卿士悽愴民惻悷吳兵雖去怖不歇願王更
隱撫忠節勿為讒口能謗褻昭王垂涕深知琴曲之

情危子遂不復鼓

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遊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遊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遊之子何為絕我遊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遊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遊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

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
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禄不足以賞也為人臣而諛其
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
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禄司馬子綦王
曰若何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遊耳後世遊之無有極
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阤
為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弦之樂而遊於父之墓
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遊荆臺令罷先置說苑正諫

莊子（徐無鬼）子綦（類函於子綦上加楚司馬三字）有八子陳諸前召九
方歅（音因）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歅曰梱也為祥
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
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是極也九方
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
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
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耶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
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牂生於奥未

嘗好田而鶉生於宎若勿怪何耶牂牝羊也室西南隅為奥東北隅為宎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遨遊樂於天吾與之遨遊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何使梱於燕盜得之於道刖而鬻之於齊當渠公之街食肉而終渠公齊富室為街正

芋尹文者荆之歐鹿彘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芋尹文拔劒齊諸軫而斷之貳車抽弓於韔援矢於箙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荆國名大夫而減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悅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悅使文為江南令而大治新序卷八

子期昭王兄

楚昭王燕遊越姬從王謂姬曰願與子生死共此姬曰君王樂遊要妾以死不敢聞命後王病太史請移於將相王不可曰將相猶股肱也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乎妾請從王死矣列女傳

楚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乘王親乘駟以逐登附莊之臺以望雲夢之右乃顧謂二女曰樂乎吾願與子生若此列女傳

楚昭王出遊留夫人貞姜居漸臺忽江水大至王遣使

迎夫人忘持符夫人曰王與宫人約名必以符使者曰
水方大至還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吾與棄約而生不
如留而死使者還取符水至臺崩夫人流水死王曰守
義死節不為苟生處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之曰貞姜
列女傳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昭王聞之名令尹
子西而問焉曰秦欲往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隋侯
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名昭奚恤而問

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内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一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乎楚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廪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

悁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姓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一新序卷一雜

史九十三卷子反昭奚恤前後異時人也此篇所載不可據以為信

越絕書 寶劍 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天下未嘗有精誠上通天下為烈士寡人願齎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作鐵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人作鐵劍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為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布一作市畢成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三劍之精神大悅風胡子問曰此三物何物

所象其名爲何風胡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楚王曰何謂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鈲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鈲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絶晉鄭王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粟索庫無兵革左右羣臣賢士莫能禁止於是楚王聞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毆

除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悦曰此劒威耶寡人力耶風胡子對曰劒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劒鐵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風胡子對曰時各有使然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斷樹木為宫室死而龍藏夫神聖主使然至黄帝之時以玉為兵以伐樹木為宫室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龍藏禹穴之時以銅為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於東海天下通平治為宫室豈

非聖主之力哉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
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大王有聖德楚王曰寡
人聞命矣工布一曰工市鈲亦曰鍔
吳越春秋　湛盧之劒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出水
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劒於牀昭王不
知其故乃召風湖子而問曰寡人臥覺而得寶劒不
知其名是何劒也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劒昭王曰
何以言之風湖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劒三枚

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劒已殺王僚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湖子曰臣聞越王元常史作允常使歐冶造劒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劒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以殺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托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劒即出故去

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
昭王曰其直幾何風湖子曰臣聞此劒在越之時客
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
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菫之山已令無雲若耶之溪
深而莫測羣臣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
河猶不能得此寶而況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
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為寶楚昭六年
遂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

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爲之軾車公子晳曰吾聞上
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
得而託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
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
最多士楚王大悅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
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
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吳善
用之釁蚠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

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蜚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

令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辯言上士可以託色

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

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

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遽伯玉之力

也說苑善說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為理於

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父也還返於廷曰殺人者

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鐵鑕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韓詩卷二又新序卷七又呂覽高義畧同石奢作石渚又史記循吏傳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昭王聞其賢使

使者賫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軼車一作轍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賫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戴織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韓詩卷二

楚王聞接輿賢致輿幣聘之接輿固辭焉其妻從外來

顧曰始以夫子可事今不可事也門外轍迹何深也接輿曰楚王不以我為不肖重為聘我妻曰許之乎曰許矣妻曰噫夫子左琴右書躬耕而為食紡織而為衣據義而動其樂亦足矣今受人重禄乘人良駟食人肥濃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固未許也遂偕深隱楚王復聘莫知所之列女傳

高士傳　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為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

楚狂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世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迷陽伏陽也）無傷無行郤曲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自孔子適楚至此見莊子）孔子下車欲與之言

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楚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織以為衣食飽衣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名易姓遊諸名山食桂櫨實服黄精子隱蜀峩眉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為仙云列仙傳陸通好養生食橐盧木實及蕪菁子遊諸名山在蜀峨眉山上見之

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飾象因宰予以遺孔子焉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絕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

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使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孔叢子上

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太公隱兮禮為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孔叢子上

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楚迎夫子在昭王二十七年孔子將往拜

禮馬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孔子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絶糧七日外無所通藜藿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講誦弦歌不衰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且由也聞

諸夫子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降之以禍今夫子積善懷義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汝以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汝以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谷不以無人而自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窮困而改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子路出子貢入見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

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穡良工能巧而不能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顔回入見問亦如之顔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顔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此事見於說苑呂覽莊子韓詩外傳皆大同小異不録合家語及史記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痀音居僂音呂曲背人也以竿黏蜩曰承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擨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莊子達生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二人皆以無為而解難息兵則言實用不著必喙三尺而後能言此事言其不能言之意　莊子徐無鬼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奉命求成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葉公姓沈名諸梁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曰凡事

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未有無術而使人懽然成事者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氷我其內熱歟必非外面苦熱所致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若事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

信之也莫（無也）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

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游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莊子人間世自天下有大戒至德之至也答二患之問自為人臣至行可矣答不足以任之句自凡交近至幾乎全論使者傳言之道自且以巧鬬至可不慎歟答寡不道以懽成之句自且夫乘物至末答惟有德者能之問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

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於城父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 史孔子世家

說苑 雜言 楚昭王名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

侯有如宰予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豐武王處鎬豐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為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

韓非子　荆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彊不可不慎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為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門之外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勾踐也為人之如是其易也已獨何為容容十年難乎　荆

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

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

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荊陳而反左史曰吾反

復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

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

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

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

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孫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為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言也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史楚世家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驛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沐浴將自以身禱之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胃

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胸脇有疾

轉之股肱庸為去是人也（説苑君道）

二十七年昭王病甚乃名諸大夫公子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令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為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又讓次弟公子閭五讓乃後許為王將戰昭王卒於軍中公子閭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羣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王卒臣豈敢忘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閉塗迎越女

之子章立之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史楚世家

列女傳　楚昭越姬者越王勾踐之女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王親乘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昔敝邑寡君固以衆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故以婢子之身為苞苴玩好今乃比於妃嬪固願生同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乃

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昔者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為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束帛乘馬取婢子於敝邑寡君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其闇死為榮妾不敢聞命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史周史曰是害王身然可移於

將相將將相聞之將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為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王曰昔日之遊樂吾特戲之耳若將必死是益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昔者妾雖口不言心既許之矣妾聞之信者不負其言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能死弟子閭與子西子期謀曰母信者其子必仁乃伏

師閑璧迎越姬之子熊章立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據云前此二十五年則越姬似非勾踐之女

荆州圖記江陵縣東七十里有楚昭王墓高四丈王仲宣登樓賦所謂西接昭丘者是也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九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楚

惠王

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

六年白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

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為發兵

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刧惠王置之高府欲弒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王夫人宫史楚世家

說苑辨物初太子亡奔宋又避宋華氏之亂奔於鄭鄭人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鄭遂殺焉初建出守城父與

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
者何也所以為麻也麻也者何也所以為衣也成公
乾曰昔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
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
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為麻麻之為衣吾子其不主社
稷乎建果不得立

史伍子胥傳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于吳
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名勝歸楚葉公諫曰勝好

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號為白公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惠王八年）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何以為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

纍於朝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石乞從者屈固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惠王十年）

新序卷八

楚太子建以讒無極之譖見逐有子曰勝在外子西召勝使治白號曰白公（子西太子建之弟勝之叔父也）勝怨楚逐其父將弒惠王及子西欲得易甲陳士勒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不富貴不吾與則此是也易甲笑曰賞言吾義矣子忘之乎立得天下不義吾不取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今子將弒子之君而使我從子非

吾義也子雖吿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恐爲也子行子之威則吾亦得明吾義也逆子以兵爭也應子以聲鄙也吾聞立義不爭行死不鄙拱而待兵顏色不變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欲作亂故問微言微言陰謀密事也孔子知之故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吳越之善没者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

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惟知言之謂者為可耳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者也淮南子道應 呂覽精諭 又列子說符

列子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惟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

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銳（銳一作錣）貫頤（頤一作頤）血流至於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韓子喻老）

（淮南子道應　又列子說符）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已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為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

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為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為亂說苑權謀

屈建告石乞曰屈建楚大夫石乞白公黨白公勝將為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為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淮南子人間韓非子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

白公勝將弒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而屬

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子不與我必殺子廬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吾聞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刼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内其劒新序卷八

說苑立節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為難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

適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仁契頸於庭以遂吾行

白公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歲也滅陳而縣之（史楚世家）

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以為王（史楚世家白公自立為王月餘葉公來救殺白公惠王復位）王子閭不肯刼之以及王子閭曰王孫輔相楚國匡正王室而後自庇焉閭之願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子從也白公

勝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天以與子子何不受也王子閭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也以明其德也不為諸侯者非惡其位也以潔其行也今吾見國而忘主不仁也刼白刄而失義不勇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為也白公强之不可遂殺之 新序卷八

葉公聞白公為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烹石乞曰事成為卿不成而烹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烹

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史伍子胥傳詳左哀十六年

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患於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白公勝作亂殺子西子期劫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至於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何為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人知不死其亦無有奮心猶將旌君以狥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

乎乃免胄而進之與國人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反惠王整肅官司退而老於葉風俗通卷之二與葉左哀十六年小異

葉公子高微小短瘠其行若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公如反手耳荀子非相

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石乞白公臣也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

賦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 呂覽分職 又淮南子道應

韓非子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恒曲為曲直為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莊子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

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麤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

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說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

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

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
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
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
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新論貪愛楚白公勝性貪吝既殺子西據有荆國積
斂財寶填之府庫不以分衆石乞諫曰今患至國將
危不顧勝敗存亡之機固以形於胷中矣不能散財
以求人心則不如焚之無令彼衆還以害我又不能

從及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財以與衆出府之實以賜人因而攻之十有九日白公身滅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莊一作社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爲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内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曰既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新序卷八又韓詩卷一稍别

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鳴曰何舍為子乃為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為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衛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為之柰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子也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共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

申鳴流涕而應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為孝子矣安得不為忠臣乎援枹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若此而生何以示天下士哉遂自刎而死韓詩卷十又說苑立節篇畧同

列女傳　白公死其妻紡織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以輜軿三十

乘迎之將以為夫人白妾辭之曰白公生之時妾幸得執箕帚掌衣履拂枕席託為妃匹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污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污之人王何以為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遂辭聘而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貞姬

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是法廢也譴而行其罪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 新序卷四 又新書卷六

十三年吳王夫差強陵齊晉來伐楚 史楚世家

十六年越滅吳史楚世家

四十二年楚滅蔡史楚世家

四十四年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史楚世家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為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此惠王時事非莊王也遂取東國說苑權謀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楚而攻晉左史倚相謂楚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鋭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楚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賂之（韓子說林下）

楚莊王（莊王當作惠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

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韓子喻老又楚史

墨子南遊見楚惠王穆賀謂墨子曰言則善矣王無內曰賤人所為不用子墨子曰譬若藥焉夫子服之以療其病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之墨子

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史楚世家

簡王

簡王元年北伐滅莒史楚世家

二十四年簡王卒子聲王當立史楚世家

聲王

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熊疑立史楚世家

悼王

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邱而還史楚世家

悼王四年楚伐周年表作伐鄭鄭殺子陽史楚世家

九年伐韓取負黍史楚世家

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史楚世家楚厚賂秦與之平吳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屈宜若楚大夫亡在魏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為人也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衰楚危反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

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差須猶少待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成形禍形已成也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淮南子道應

吳起為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王不知起不肖
以為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
為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
令王不知起不肖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為之也屈
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禄損
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於天下屈公曰
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令子將均楚國
之爵而平其禄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

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嘻且待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為人謀屈公曰成形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處而篤行之楚國無貴於舉賢說苑指武

吳起相楚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之地今長沙衡陽等郡地杜氏通典

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臧立史楚世家

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若此則上偪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禄絶滅百吏之禄秩損不急之枝官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吳起枝解於楚韓子和氏

吳起自魏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損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縱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太子肅王也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夷宗死者七十餘家史孫吳傳

吳起謂楚王曰楚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為也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楚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羣臣亂王吳起死矣吳起拔人所射之矢以插王尸因言曰羣臣謂王為亂而射王尸欲令羣臣被誅以自為報也楚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加重罪連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呂覽貴卒

肅王

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於是楚為扞關以距之史楚世家

十年魏取我魯陽史楚世家

墨者鉅子孟勝鉅子孟勝二人學墨道者善楚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為符約曰符合聽之楚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楚罪之陽城君走楚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弟子徐弱諫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

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傳送也）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勝於楚田

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當聽遂反死之呂覽上德

墨子見楚王錦衣吹笙因也墨子好儉非樂錦與笙而為之者因楚王之所欲也呂覽貴因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

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嫁女鬻珠喻美其文而遺其質也 韓子外儲左

胡非子 胡非子修墨以教有屈將子好勇聞墨者

非鬭帶劒危冠往見胡非子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鬭而將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胡非子曰吾聞勇有五等夫負長劒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劒赴深淵斬蛟龍搏黿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涉危鵠立四顧顏色不變此陶匠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齊桓公以魯為南境魯公憂之三日不食曹沫請擊頸以血濺桓公公懼不知所措管仲乃勸與之盟曹沫匹夫之士布衣柔履之

人一怒屈萬乘之師有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五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說稱善乃辭長劒釋危冠而請為弟子焉

論衡　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徒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董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

十一年肅王卒無子立其弟熊良夫是為宣王 史楚世家

宣王

子發攻蔡踰之子發楚將踰勝也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比附庸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淮南子道應

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

廬追者至踹足而怒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憯之骨髓（憯痛也）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為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淮南子人間）

子發之戰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圓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淮南子修務）

淮南子　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楚國知其可以為兵主也

說苑　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為師強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令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誡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與陳使敦洽讎麋事最相類

荀子　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舍屬二三子而理其

地既楚發其賞子發辭曰發誡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徒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臣舍不宜以衆威受賞

楚將子發攻秦（類函將帥下子發作子反）絶糧使人請於王因歸候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無恙乎對曰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不納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伐吳乎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

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有獻糗精者王又以賜軍士分食之甘不喻嗌而戰自十也今子為將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黍粱何也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上雖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於是謝其母然後納之列女傳美一作喙

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

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齎一卒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齊師愈强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

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人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淮南子道應

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公秦始復強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宣王尤強史楚世家

秦欲伐楚使人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昭奚恤而問焉對曰此欲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遂使昭奚恤應之奚恤稱曰吾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

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忻使無兵革憂太宗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徒正兵戎以當强敵提桴鼓以動百萬之衆使赴湯火蹈白刃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若霸王之餘義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之所觀使者瞿然無以對反言於秦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新序 卷一

昭奚恤之用楚也有燒倉廥窌者而不知其人昭奚恤

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者也韓子內儲下

莊子音義　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乃曰我周公之胤長於諸侯行天子禮樂勲在周室我送酒已失禮方責其薄無乃太甚遂不辭而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楚以魯為事故梁得圍邯鄲言事相由也許慎注淮南云楚會諸侯魯趙侯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

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

三十年秦封衛鞅於商南侵楚史楚世家

宣王三十年卒子威王熊商立史楚世家

威王

楚威王聞莊周賢威王當周顯王三十年或作齊宣王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縣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皆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

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時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史莊子傳 地志今山東曹縣有漆園城即莊周為漆園吏處又云周字子休見歸德府）

高士傳 莊周宋之蒙人也（梁惠王時為蒙縣漆園吏）少學老子

遺世自放不仕楚威王使大夫以百金聘周周方釣於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三千歲矣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為留骨而貴乎寧生而曳尾塗中乎大夫曰寧掉尾塗中耳莊子曰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以上又見莊子秋水篇或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為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為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莊子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内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古今樂録　莊周者齊人也隱於山岳湣王遣使齎金百鎰聘以相位周謝使者去引聲歌曰天地之道

近在胸臆呼噏精神以養九德渴不求飲饑不索食

避世守道志潔如玉卿相之位難可直當巖巖之石

幽而清涼枕塊寢處樂在其央寒涼回固可以久長

周蒙人屬宋不屬齊

莊子　莊周家貧故行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

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説苑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旁牛蹄中有鮒魚焉太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為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漑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

乃為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漑我汝則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即來亦求臣傭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

莊子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

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惟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新論

莊子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

漢書 道家莊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

威王六年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惠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僞謂楚王曰王所以戰勝於徐州者田

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姓為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為用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史楚世家

史記 鐸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

楚威王學書於沈尹華威王懷王之父昭釐惡之威王好制制術數也有中謝佐制者中謝官名也佐王制法制也昭釐謂威王曰國人

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説因疏沈尹華呂覽去宥

此條一作楚莊王事見前

楚王謂淳于髠曰吾有鷄在吳子寧能為吾報之乎對曰臣來見道旁野民持一魚頭上田祝曰高得萬束下得千斛臣竊笑之以為禮薄而望多也說苑

楚威王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畧巴黔以西莊蹻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其澤在西北水源深廣末更淺狹如倒流故曰滇池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楚巴

黔中道塞不通因西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漢書西南夷傳

華陽國志　楚頃襄王頃襄王當作威王遣將莊蹻從沅水伐夜郎將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而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歸因留王滇池號為莊王以且蘭有椓船牂牁處乃改其名為牂牁牂牁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又異物志云有一山在海內小而高似繫船筏也俗人謂之越王牂牁遠望甚小而高不似山近望之以為一株栢樹在水內也

地志雲南楚威王命莊蹻定滇會秦擊楚道絕蹻因自王於滇建苴蘭城在今雲南府府城北

十一年威王卒子懷王熊槐立魏聞楚喪伐楚取我陘山史楚世家

乾隆御覽之寶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舉人臣馮盡